

追忆童年到辽西

暮春初夏的一天，我陪两岁的小外孙女在小区里荡秋千，身边不时跑过一个个七八岁大的孩童，手里拿着集声光电于一体的时尚玩具，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动漫人物名。虽然玩耍的东西不同，但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，我却依稀看见了自己幼时的影子。多么希望时光似一扇门，只要我愿意，轻轻一推就可以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辽西小山村，回到那个我和小伙伴迟迟不愿回家的傍晚……

我的童年时代，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拾柴、割猪草。那时，我唯一的玩伴就是大我一岁的堂哥。帮家里干活之余，我们常用捡来的砖头、石子和小树枝一起盖房子，用破烂的陶瓷瓦罐过家家。在父辈满脸愁容的日子里，我和堂哥穿着几乎不能遮体的旧衣，上山抓蚂蚱、爬树掏鸟蛋、雪天套野兔、晴夜数星星，玩得亦乐乎。兄弟在一起时的开心，是在玉米地里偷吃的甜秸秆，是在生产队里偷挖的小地瓜，是在秋天里一起吃的烤毛豆……

上学后，我们分在同一个班。我俩在学习、劳动方面相互较劲，我是学习委员，他是劳动委员。堂哥比我早熟，认为学会一门手艺，将来可以养家糊口。渐渐地，他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，立志要做个优秀的木匠。那时，班里哪个书桌晃荡了，凳子腿掉了，他都二话不说，拿来工具很快就会修好，而我则心甘情愿地给他打“下手”。

记忆中，童年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和堂哥跑到十里外去看电影。为了看这场电影，我和堂哥策划了好几天。那天中午一过，我带上两块母亲贴好的玉米饼子，堂哥则拿一个装满水的军绿色水壶，我们如同出征的小战士，神采奕奕地出发了。对当时的我们来说，十里路不算短。也不记得走了多久，直到兜里的饼子全部进了我们的小肚瓜、水壶见了底。终于，我们在电影开场前赶到了。我俩爬上一堵残破的砖墙，坐在墙头兴致勃勃地看了人生中第一场黑白电影。时至今日，我仍记得那晚播放的电影是《地道战》，却忘记了是如何走回家的，只是隐约记得我和瘦弱的堂哥一路相互搀扶着、相互鼓励着坚持走回了家。

当年，堂哥的大姐嫁到邻县当了工人。有一年寒假，他从大姐家带回来一副当时很少见的扑克牌，还没稀罕够，就被一个青年买走了。于是心灵手巧的他就想起来自制扑克牌。他找来废纸，涂上高粱面糨糊，一层一层粘起来做成纸壳，在上下两面粘上白纸当封面，剪成扑克大小，这样“底牌”就做成了；接着，他用桃木刻成红桃、黑桃、方块、梅花模子，用红色和黑色墨汁做染料，按照扑克牌排列顺序印上颜色，在“大小王”上画上精美的花鸟虫鱼图案；最后，他用木头或秸秆内瓤做成数字和“J”“Q”“K”，粘到做好的牌上。这样，一副扑克牌就算制作完了。堂哥这副自制的扑克牌大受小伙伴欢迎，找他玩的小伙伴逐渐多起来，我这个玩伴就被冷落到了一边。

受到冷落的我不甘示弱，专心经营起家庭副业，饲养的家兔又肥又壮。经过多次与母亲“讨价还价”，秋后我用卖家兔的钱买了一副军棋。自从买了军棋，堂哥也不玩扑克牌了，一有时间就往我家跑，和我玩上几局。有时，两人为了胜负争得不可交，甚至不欢而散，可用不了多久他又来找我玩。为了方便下棋，堂哥这个半拉木匠还做了他的处女作——一个小方桌。从此，我家西屋炕上的小方桌就成了我们的“战场”，一有时间我俩就杀两盘。

在那个年代我们必须劳动，但好玩的天性一有机会就能得到释放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堂哥不是割柴火，就是挖猪菜，干完这些农活才有一点玩的时间，那时还没有电，天一黑我们就得“散局”回家。只能明天再玩，于是我们最盼望寒暑假的雨雪天，可以尽情玩个够。

记得有一年春天，刚下过春雨，堂哥找我去挖猪菜，恰巧遇见地里长出好多豆芽菜。我们顾不上泥泞，进去忘我地拔了满满一筐豆芽菜。可想而知，我俩身上溅满了泥水，鞋袜也都湿透了。我俩拎着鞋子回到我家，把鞋子扔进灶膛，点上柴火开始烘烤。鞋基本烤干时，堂哥本可以穿上回家了，可他非要再杀几盘。两个人玩得兴起，哪还记得灶膛里的鞋，等闻到烧焦味的时候，鞋已经被烧坏了。那晚，堂哥没有逃脱大娘的狠揍，可他心里想的却是研究好棋法，和我改日再战……

“姥爷，姥爷！”小外孙女的叫声把我从回忆里喊了回来。在我年近六十的年纪，想起那些童年往事，既温暖，又感慨。突然很想念我那许久不见的堂哥，想念和他一起玩过的军棋，想念他做的那张小方桌，想念那些有他陪伴的童年时光……

（吴国民 辽宁喀左县人）

美不美，送货人——江西上高县烟草专卖局“最美送货员”黄文华

黄文华，在江西省上高县局送货员这个岗位上一做就是 14 年。你到高烟草中转站去问问他，有没有他没有去过的乡间小道，有没有他没有遇上的极端天气，有没有他不知道的线路上的客户名字……他会笑着回答，没有。

花不扬艳而自美，那是因为它的沁人清香；树不言高而自美，那是因为它的枝繁叶茂。黄文华默默无闻,那是因为他像小草,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只带着送货员美的笑脸,美的声音行走在送货路上，用岁月讲述着一个个送货人美丽的故事。

故事一：一千元

那还是电子结算刚开始推广的时候。一天黄文华送货到南港片区，他来到还没有办理电子结算的客户黄芳枯店里。当天黄芳枯订了金圣、庐山、中华、白沙卷烟，货款有 5000 多元。黄文华对客户说,今天您订的烟市场上很好卖,可以赚不少钱呀。黄老板高兴地说,是呀,马上过年了,我多准备点烟,村里打工的人回来,烟会卖得快的。然后他就点出一大叠钱,100、50、20 各种面额都有。或许是年龄大了,或是高兴得有点马虎,他数完一遍就递给黄文华。黄文华快速数完一遍，发现多了 1000 元,他又仔细数了两遍，还是多了 1000

讲不出再见

“浮沉浪似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，你我心到讲不出再见……”每次唱起这首老歌，伤感的旋律、忧郁的歌词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远方的人，回忆起那段最淳朴的岁月和最真挚的友谊。

1999 年，村里来了一名外地人，25 岁左右，他在我家附近的大桥旁租了两间房子，开了个电器修理店。有一天，我的“随身听”坏了，找他帮忙修理，他一边修理一边同我聊天。交谈中，我得知他叫付顺利，河南南阳人。“随身听”修好后，我准备付钱，他干脆地说：“小兄弟，钱就免了，大家交个朋友，有空常来我这玩，以后也别叫我大哥了，听着怪别扭的，叫我小付就行。”临走时，他借给我两盘磁带，就这样，我们成了朋友。

放学后，我喜欢去他的店里写作业，有时候周末一整天都呆在他的店里。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见的世面比我多，还掌握了不少技能。他除了给我讲述他的经历、见闻，还教我修理小电器、游泳、唱歌，《讲不出再见》就是他教我的第一首歌。我的父母得知小付像大哥一样照顾我，平时经常让我给他送些蔬菜，过节时也会送点糍粑、粽子、月饼之类的食品。

2000 年暑假的一个傍晚，我在河里游泳，正好看到小付站在他店里的阳台上，我便一边游泳一边跟他打招呼。这时，一位路人在岸边用石头片玩“打水漂”，不巧石头片正好砸到了我的头上。瞬间，我的脸上满是鲜血，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。小付在远处远远看见我不对劲，便纵身一跃，从 3 米高的阳台上跳到下面的草垛上，飞快地跑到河边，猛地扎进河里，把我救上岸送到村里的诊所。



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有一句经典台词：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。缘分亦是如此，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会在下一个路口遇见谁。

今年春节，我回老家过年，在与朋友家的聚餐中，竟遇到了阔别 16 年的老同学阿柯。他就坐在我对面，刚开始时我没认出他，只是觉得有点眼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。等他叫了我一声老同学，并自报姓名后，我才确信眼前的他就是我常念叨的小学 and 初中同学。

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如今他完全变了模样：消瘦的身材、苍老的面孔、浑浊的眼神，与记忆中的模样差之千里。

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激动得竟不知如何开口了。在接下来的碰杯交流中，我的思绪才又飞回到了 16 年前的学习时代。

元。此刻，黄老板正谈笑风生地和客户做着生意。黄文华没有打断他。等黄老板忙完，黄文华把多出的钱退还给他时，黄老板连忙拿出两包中华烟给他。黄文华笑着说,心意我们领了,东西我们不能要,把钱还给你应该。做生意不容易。最后黄文华还说,老板,多向客户介绍金圣烟,我们江西人多销江西烟呀。黄老板连声说,好,好。逢人就考上高烟草人是好人。

故事二：一点钟

2013 年根据市局卷烟物流配送合理化布局要求，宜丰中转站划归上高管理。送货线路重新调整后，考虑到黄文华是老同志业务熟悉，就把最远的线路分给他，他没有任何怨言，当天下午把清单打印出来后，他仔细看了一遍，心里有了底，为明天送货提前做好准备。今年 5 月的一天，客户订烟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，当天客户数多，货款金额大。立夏刚过，天气时而暴雨，时而高温，天气预报是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。早上还有点凉风，中午车厢就达到三十七八度，黄文华上车下车，无数来回，中饭顾不上吃，汗水只是湿了头发，流过眼角，渗到全身。黄文华把卷烟一包一包地送到客户的手中。看到客户拿到卷烟满意的眼神，

那年冬天，小付告诉我他要去北京工作，离别前，我跟他聊了一整夜，谈人生、谈未来、谈音乐、谈梦想……第二天，我请了半天假去火车站送他，这是我第一次去火车站送人，火车开走的瞬间，我泪流满面。

小付走后，写信成了我们最多的交流方式。在信中，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情况，我向他诉说遇到的困惑，我们都满心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刻，这种期待和思念寄托在一封又一封的书信里。多年未见，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慢慢淡化，相反，在岁月的流逝中，这种友情却越来越深厚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一直未能再见，直到 2009 年。

那是我大二下学期，小付给我打来电话，邀请我去北京看建国 60 周年阅兵式，我欣然答应了。九月下旬，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，我难以按捺内心的兴奋。

虽然已经提前十天买票，但竟然连一张硬座都没买到，不过想到马上要见到老朋友了，站一夜又何妨。一夜一晃便过去了，到了北京西站，没等火车停下，我便挤到门边，想在开门的瞬间立刻冲下去。

下了火车，在黑压压的人群中，我一眼便认出那个穿着黄色 T 恤的男子就是小付，便大声喊道：“小付！”他激动得差点没认出我：“好兄弟，终于见到你了，一路累坏了吧？快來，我给你背着包。”虽然他的体形和之前有了一些变化，但神情容貌依旧如初。这些年我们都经历了许多事，一路上聊得太投入，以致坐过了两站地铁。

那晚我们都喝了酒，回忆起以往的点点滴滴，倾诉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。我才知道这

黄文华觉得什么苦都值得。中转站管理规定卷烟货款必须日账日清，保证每天货款准确、及时入行。只要超过下午五点，中转站站长这边就会和银行联系，告诉他们上高县局的送货员还在路上。这天的卷烟真的多呀，五点、六点……九点、十点，黄文华还在送货路上。中转站李站长一直牵挂着他们，在银行不时地看着时间，不时地和银行协调，直到终于听到车辆回来的声音。黄文华从保险柜拿出大额现金，熟练清点，在填写银行缴存单据时，竟然重新填写了几次，他太累了，最后银行柜台的人帮他填好。等到大家走出银行，李站长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一点钟。黄文华和司机抬头看着一闪一闪的星星，觉得眼睛有点迷离，全然忘记他们还没有吃晚饭。

故事三：一包烟

黄文华经常说：“虽然我们的工作像是做体力活，但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客户做一些事情，就可以帮着多销点烟。”野市乡有一位姓熊的客户，给他送过货的送货员都说他刺头。每次送货员把货送到他的小店时，他不是冷言冷语，就是视而不见，总之就是对烟草人有看法。黄文华和附近的零售了解过，原来是当初他的亲戚拿了一条烟到他店

些年他在北京的种种不容易。但为了不让我牵挂，他每次都是告诉我一些好的事情，不断鼓励我，给我正能量。

9 月 30 日深夜，我们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，找到一个好位置坐下来，继续聊着天。

“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来过北京，也没有看过升旗仪式，这次重逢真是让我刻骨铭心。”



剪纸：听奶奶讲过去的故事（胡利剑 浙江缙云县人）

十六杯酒，十六年

我也不错，能寄宿到他家我感到很幸运。

那时，村里谁家里有台电视机，绝对很让人羡慕，阿柯家里就有一台黑白电视机。我记得有段时间，电视里播放电视剧《雪山飞狐》，他家里经常挤满前来看电视的村民。

阿柯的父母担心我们看电视影响学习，晚上九点就准时关电视让我们睡觉。尽管我们很不乐意，但家长的话不能不听，于是我们先回房间佯装睡觉，等他父母睡着了，我们再偷偷把电视搬到房间里看。由于担心被发现，我们声音都不敢放，就光看画面，等看累了再悄悄把电视搬回去。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我们干的“坏事”最终还是被他父母发现了，为此我们被狠狠地批了一顿。但直到今时今日，回忆起来，我仍觉得无比有趣、温馨。

学习之余，我们经常一起玩耍、一起放牛、一起抓老鼠，甚至一起跟外村的孩子打架……

我们村有个大水库，天气热时，我们喜欢到水库里游泳，还经常骑在牛背上，赶着牛在水库里游来游去。

有一次，我和阿柯，还有一群小伙伴骑着牛在水库里玩耍。游到水库最深处时，牛不知受到什么惊吓，把我甩到了水里。那时我水性不太好，于是惊慌地边挣扎边呼叫。隐约中我看到阿柯赶着牛游到我身边，然后跳下水硬是把我推到了牛背上。如果当时没有他相救，估计我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上晚自习、半夜三更起床炒饭吃了……

两年后小学毕业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初中，又分在同一个班，又可以继续在一起学

里退，被专卖人员查缴了，虽然专卖人员耐心和他解释过，他就是不理解，从此对烟草人就没有好脸色看。一天，黄文华来到熊老板的店铺，只听到一位顾客说熊老板欺骗顾客，卖霉变烟。这下围观了不少人，熊老板也百口莫辩。黄文华关切地问了原因，原来是雨季没有保管好，有两包金圣烟发生了霉变。熊老板自己也没有发现。黄文华对顾客说，不要急，我拿到公司去，看下可不可更换。熊老板将信将疑。黄文华马上和李站长联系，经过领导和市局相关部门协调，两包新鲜的金圣烟送到熊老板的手中，熊老板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驾驶员和黄文华开心地说：“也真有心，铁树开花了。”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黄文华知道，今天他做的事情虽然小，但自己的真心付出，架起了与零售客户的“连心桥”。

在每一个早出晚归的送货日子，踏着落日余晖，黄文华整理好工作包里的单据，抹去额头的汗水，辛勤的一天顺利结束了，他也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夕阳将他的身影绘成一幅朴实的劳动者剪影。黄文华每天都有平凡而普通的送货故事，每天都留下重复而繁琐的工作剪影。

要问烟草送货人美不美，零售户会说，黄文华，最美！

（易婵斌 上高县烟草专卖局[分公司]）

“来北京这么多年了，我今天也是头一回守在天安门广场等着看升旗仪式，不知下次我们再重逢是何年何月了。”

“希望建国 100 周年阅兵式时，我们俩还能坐在这里一起看升旗。”说完，我们相视一笑。

（张海林 安徽合肥市人）

习、生活。

那时，我们在食堂吃饭都是用饭票。饭票除了用现金购买，还可以用稻米兑换。由于家庭条件不好，我都是用稻米兑换饭票，但我家没有自行车，每次都是他用自行车帮我把稻米带到学校。有时，我的饭票不够用，他也慷慨相助。

对此，他总是开玩笑说：“你学习那么厉害，以后出息了别忘了我这个同学就行。”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很庆幸自己能碰到这样的好同学、好哥们儿。

时光如梭，很快我们就初中毕业了。他听取家人意见，选择了中专，而我则上了高中。从此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不联系不代表不怀念，分开后尽管我们联系不上，但是我经常想起他对我的各种好，怀念我曾经走过的岁月。

后来，我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了他的一些消息：中专毕业后，他到广东打工，接着回到老家结婚生子，婚后又到老婆家务农……

早些年，我回家过年时找过他几次，想跟他叙叙旧，可每次都落了空。而这次，正好碰到他回家探亲。

时光荏苒，眨眼之间，我们就从当初的懵懂少年变成了现在的中年汉子。回忆起那段一起走过的岁月，我们感慨万千。“我们分别了 16 年，就干 16 杯酒吧！一杯代表一年，我先干了……”对于过去 16 年的经历，他不愿多说。我想，他是要把想说的话、要表达的情谊都放到酒里吧！

（覃业军 广西宜州市人）